

關

史

857

646

藏書

857.2-1
646

史

闕

撰休彥高



3 0475 5961 6

行發館書印務商

唐闕史序

唐 參寥子述

皇朝濟濟多士。聲名文物之盛。兩漢纔足以扶輪捧轂而已。區區晉魏周隋已降。何足道哉。故自武德貞觀而後。吮筆爲小說。小錄。稗史。野史。雜錄。雜紀者多矣。貞元大歷已前。摭拾無遺事。大中咸通而下。或有可以爲誇尙者。資談笑者。垂訓誡者。惜乎不書於方冊。輒從而記之。其雅登於太史氏者。不復載錄。愚乾符甲午歲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隨鄉薦於小宗伯。或預聞長者之論。退必草于搗網。歲月滋久。所錄甚繁。辱親朋所知。謂近強記中和歲。齊僉構逆。翠華幸蜀。搏虎未期。鳴鸞在遠。旅泊江表。問安之暇。出所記述。亡逸過半。其間近屏幃者。涉疑誕者。又刪去之。十存三四焉。其五十一篇。分爲上下卷。約以年代爲次。討論經史之暇。時或一覽。猶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歲清和月編次。

唐闕史卷上

丁約劍解

郝尙書鼠妖

吐突承瓘地毛

滄州釣飛詔

李文公夜醺

李丞相特達

崔相國請立太子

杜紫微牧湖州

韋御史鑑怪

秦中子得先人書

眞陵開山

趙江陰政事

李僕射方正

榮陽公清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褊直附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周丞相對敵

路舍人友盧給事

楊江西及第

裴丞相古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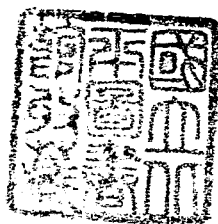
許道敏同年

鄭相國題馬嵬詩

齊將軍義犬

鄭侍郎判司勳檢

輦進士辨字



丁約劍解

大歷初，韋行式爲西川採訪使，有姪曰子威，年及弱冠，聰敏溫克，常耽翫道書，惑神仙修煉之術，有步卒丁約者，執役于部下，周旋勤恪，未嘗少惰，子威頗私之。一日，辭氣慘慄，云欲他適，子威怒曰：「籍在轅門，焉容自便？」丁曰：「去計已果，不可留也。」然某肅勤左右，二載於茲，未能忘情，思有以報。某非碌碌求食者，尙縈俗閭耳，有藥一粒，願以贈別，食此非能長生，限內無他恙矣。因褫衣帶，得藥類粟，以奉子威。又謂曰：「郎君道情深厚，不欺闇室，終當弃俗，尙隔兩塵。」子威曰：「何謂兩塵？」對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善堅此亦復遐壽，後五十年，近京相遇，此際無相訝也。」言訖而出。子威驚愕，亟命追之，已不及矣。主將以逃亡上狀，請落兵籍。爾後子威行思坐念，畱意尋訪，竟亡其蹤。後擢明經第，調數邑宰，及從心之歲，毛髮皆鶴，時元和十三年也。將還京師，夕於驪山旅舍，聞通衢甚譁，詢其由，曰：「劉悟執逆帥李師道，下將至闕下，步出視之，則兵仗叢衛，桎梏壘壘，其中一人，乃丁約也。反接雙臂，長驅而西，齒髮強壯，無異昔日。子威大奇之，百千人中驚認之際，丁約則已見矣。微笑遙謂子威曰：「尙記臨邛別否？一瞬五十載矣。幸且相送至前驛，須臾到滋水，則散繫於郵舍，壁間開一竅，以給食物。」子威窺之，俄見脫置桎梏，覆之以席，躍自竇出，與子威攜手上旗亭，話闊別之恨，且嘆子威之衰耄。子威謂曰：「仙兄既有相見之期，聖朝奄宅天下，何爲私叛臣耶？」丁曰：「言之久矣，何所逃哉？」蜀國睽辭，豈不云近京相遇，慎勿多訝乎？又問曰：「果就刑否？」對曰：「道中有尸解劍解火解水解，惟劍解實繁有徒。嵇康郭璞非受戕害者，以此委蛻耳。異韓彭與龔壤并也。某或思

避自此而逃。孰能追耶。他問不對。唯云須筆。子威搜書囊以進。亦愧領之。子威又曰。某得親朋書。促令著鞭。以爲明晨藁。寓目。豈蛻於此乎。丁曰。未也。夕當甚雨。未克行刑。一再晝雨止。國有小故。十九日大限方及。君於此時。幸一訪別。言訖還館。復入穴。荷校以坐。子威却往溫泉。日已晡矣。風埃益起。夜中雨果大澍。遲明泥及骭。詔改日行刑。再宿方霽。則王姬有薨於外館者。復三日不視朝。果至十九日。方獻廟巡廊。始行大戮。子威是日飮僕飽馬。詰旦往棘場候焉。停午聞方號令迴。觀者不啻億兆衆矣。面語不辨。寸步相失。俘囚纔至。丁已誌焉。遙目子威。笑領三四。及揮刀之際。子威獨見斷筆霜鋒。倏及之。次丁囚躍出而南。廣衆之中。踴足以進。又登酒肆。言當之蜀。脫衣挽觴。與子威對飲。云某自此遐適矣。勉於奉道。猶隔兩塵。當奉候於崑崙石室。言訖下旗亭冉冉西去。數步而滅。

參寥子曰。上古以前。帝王將相得仙道者。往往有之。近代則無聞焉。蓋羽化尸解。脫畧生死之事。所得何常其人。愚常思之。得非名與利善桎縛其身乎。富與貴能膠餉其心乎。噫。內膠餉而外桎縛。是以仙靈之風。清真之氣。無從而入也。

榮陽公清儉

榮陽公尙書鄭澹。以清規素履。嗣續門風。尹正圻南。日有從父昆弟之孫。自覃懷來謁者。力農自贍爾。未嘗干謁。拜揖甚野。冠帶亦古。鄭公之子弟僕御。皆笑其疎質。而公心獨憐之。問其所欲。則曰。某爲本邑以民待久矣。思得承乏一尉。乃錦遊故鄉里也。公深然之。而公之清譽重德。爲時所歸。或致書於郡守。猶臂

之使指也將脂轄前一日召甥姪與之會食有蒸而爲餅者鄭孫舉去其皮然後食之公大嗟怒曰皮之與中何以異耶僕常病澆態詭詭驕侈自奉思得以還淳返樸敦厚風俗是獨憐子力用弊衣必能知艱難於稼穡奈何囂浮有甚於五侯家綺紈乳臭兒耶因引手請所弃餅表鄭孫錯愕失據器而承之公則盡食所弃遂揖歸賓闕贈以束帛斥歸鄉里

參寥子曰傳不云乎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公所執如此宜乎子孫昌衍光輔累朝矣

郝尚書鼠妖

許下郝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使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在冊書一日夙興將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韓末及陷足忽有巨鼠過庭北向拱立而舞入座大怒驚叱之畧無憚意因擲靴以擊鼠則奔逸有毒虺墮於韓中珠目錦身長筴細螫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必致臙指潰足之患矣

參寥子曰梟鳴鼠舞不常爲災大人君子遇之而吉

裴晉公大度皇甫郎中編直附

皇甫郎中湜氣貌剛質爲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而直爲郎南宮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溫洛時相允之值伊瀍仍歲歉食正郎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轍跡庖突無烟晉公時保釐洛宅人有以爲言者由是卑辭厚禮辟爲畱守府從事正郎感激之外亦比比乖事大之禮公優容之如不及先是公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于集賢私第公信浮屠教且曰燎原之火漂杵之

誅其無玉石俱焚者乎。因盡捨討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危樓飛閣。瓊砌璇題。就有日矣。將致書於祕監白樂天。請爲刻珉之詞。公與樂天俱興平年傳法堂師弟子。值正郎在座。忽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獲戾于門下矣。且某之文。方白之作。自謂瑤琴寶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之音也。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座客旁觀。靡不股慄。公婉詞敬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爲大手筆見拒。是所願也。非敢望也。正郎頽怒稍解。則請斗釀而歸。至家獨飲其半。寢酣數刻。嘔噦而興。乘醉揮毫。黃絹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謬。字復怪僻。公尋繹久之。目瞠舌澀。不能分其句讀。畢嘆曰。木元虛郭景純江海之流也。寺碑在廊玉石幢院洛中人家往往有本在。因以寶車名馬。繪彩器翫約千餘緡。置書命小將就第酬之。正郎省札大怒。擲書於地。叱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顧況爲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製此碑。蓋受恩深厚爾。其辭約三千餘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已上實錄正郎語故不文。小校既恐且怒。躍馬而歸。公門下之僚屬列校。咸扼腕切齒。思嚙其肉。公聞之笑曰。真命世不羈之才也。立遣依數酬之。幼年嘗數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計。送絹九千七百。後逢寺之老僧曰。師約者。細爲愚說。其數亦同。自居守府。至正郎里第。輦負相屬。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正郎領受之無媿色。湜褊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爲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臧獲及里中小兒輩。箕斂蜂巢。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爛於礪机杵臼。絞取其液。以酬所痛。又嘗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呼杖不及。則擒嚙其臂。血流及肘而止。其褊訐之性。率此類也。

參寥子曰。禰衡恃才名傲黃祖而死。正郎以直氣詆晉公而生。尊賢容衆之風。山高水深之量。較之古

今懸雞鳳矣。至於皇甫正郎。螯指而凍衆。集信乎拔劍逐蠅之說。

吐突承瓘地毛

仲尼云。必也正名乎。近世逢掖。恥呼本字。南省官局。則曰版圖小續。春闈秋曹。北省官位。則曰紫微貂蟬。側坡夕拜。未嘗正名其名。豈宣父之本意也。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瓘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爲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啓其戶。則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瓘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箒。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疊疊有知者。承瓘尤不欲達于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爲我微行省闕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卽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迴。笑相謂曰。東廣坤蟲。可以爲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中官謂南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爲東廣。地毛爲坤蟲矣。承瓘笑曰。其可那何。或令專局北司。則飛龍莊宅。內園弓箭。皆得以文呼也。其明年承瓘以托附遭王潛圖不軌。籍沒其家。

丞相妻命朱衣吏引馬

丞相河南公妻晉國夫人京兆。

原缺二字。趙本及金本俱旁注。崔相二字。義不可解。按康熙字典亦無崔字。

才辨強明。資質瓊秀。嘗登樓

軸簾。俯瞰阡陌。軒車簪紱。經過樓下。俯蓋搗馬。若不自安。而晉國治態自恃。無羞避色。一日命婦朝覲皇太后。仗鼓纔下。晉國出宅。將升步輦。執燭者雙前步引。晉國怒不乘馬。傍有中書緋衣吏二人。方請事於丞相門。晉國謂曰。第持炬前導。緋衣吏辭以前無規。晉國曰。且使有之。亦因人而著。非天降地出也。今則

以自我而始。吏遂巡不得免。乃捧火登騎。自是宰相妻出。得以中書朱紱吏爲騶導。

滄州釣飛詔

太和末。司空隴西公之鎮橫海也。九年十一月。朝廷行大戮。宣刑于四方。急詔北渡。于時寒氣方隆。河冰層合。以詔北渡。公急擊冰。令截舟中流水。水勝舟覆。舟人盡溺。詔書隨沒。守者以狀聞。水工大恐。失脚摔地。走東西階。乃連使飛令。鞭策相沓。以必復爲命。守吏持衆擊冰扶詔。搜索六日。竟不得。渾河奔湍。崩騰東走。度其泛去。不啻千萬里也。水工又謂津吏曰。王命莫大。爾吏不敬。俾有斯溺。且不得詔。吏無大小一死之。吏輩得令大恐。於是相與言曰。吾帥信于用刑。今不得詔。吾百族之血。當殷于河畔枯草矣。然河神陰臨。遽敢沒天子之書。而忍嫁禍於吾輩哉。請帥禱祭。冀憑胥魘而有以復也。水工乃命具蠲潔版詞而祝之。詞卒酒灑。劃然有聲。若飛霹橫霆。地動水響。倏而視之。則河冰中斷二十餘丈。間濶三四步。洗絲一釣。隨鉤而出。第印微溼。封角不敗。

議者曰。黃河流激。大冰既合。而布封一尺。輕止半升。長水之下。六日之久。復與一縷相遇。斯蓋水神河伯以芝泥緘蛟蛟魚輩推鱗翼總而歸之。時有從事掾宋藩爲記甚備。然多歸美於水工。議者以此薄之。

周丞相對敬

文宗皇帝自改元開成後。嘗鬱鬱不樂。駕幸兩軍毬獵。宴會十減六七。寵錫之命。左解於右。蓋上意有所

嫌忌而不能去也。四年冬杪，風痺稍間，延英初對宰臣，時以藥餌初平，台座畧奏事後，諸司及待制官並不召對，蓋慮宸居之疲倦也。及仗下後，又坐思政殿拱默良久，左右侍衛者屏息不敢進。上徐謂曰：「今日直翰林者爲誰？」學士院使奏曰：「中書舍人周墀。」上曰：「試命召來。」汝南公既至，上命之坐，以金屈卮賜酒。三器問曰：「朕何如主？」汝南公降階再拜而稱曰：「小臣不足以知大君之德，凡百臣庶皆言陛下唐堯之聖，虞舜之明，殷湯之仁，夏禹之儉。」上曰：「卿愛君之志，不得不然。然朕不敢追跡堯舜禹湯之明，所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爾？」汝南公震懼惶駭，又再拜而言曰：「陛下自出震乘乾，光宅天下，誕敷文教，銷假武功，蠻貊懷柔，車書順軌，臣竊謂義昊軒頊纔可抗衡。至于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曾不足比數，豈可以赧獻亡國之君而上攀睿德哉？伏願陛下無執撝謙之小節，以爲社稷之大幸也。則天下幸甚，生靈受福，非獨臣之願也。」上又曰：「朕自以爲不及也。」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臣，固以爲不及也。旣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隕越於前，不復進諫。因俯伏流涕，再拜而退。自爾不復視朝，以至厭代。

李文公夜醺

李文公勣，自文昌宮出刺合淝郡。公性褊直方正，未嘗信巫覡之事。郡客有李處士者，自云能通鬼神之言，言事頗中，一郡肅敬如事神明。公到郡旬月，乃投刺候謁，禮容甚倨，公心忌之，思以抑挫。抗聲謂曰：「仲尼大聖也，尙云未知生焉知死，子能賢於宣父耶？」生曰：「不然，獨不見阮生著無鬼論，精辨宏贍，人不能屈，致鬼神見乎？」且公骨肉間朝夕當有遷病沈困者，宴安鴆毒則已，或五常粗備，漬於七情，孰忍視溺而不

援哉。公愈怒。立命械繫之。將痛鞭其背。夫人嘗直果。噉食昏瞑。百刻不繆。徧召醫藥。會無少瘳。愛女數人。既笄未嫁。環牀呱呱而泣。且歸罪於公之桎梏李生也。公以伉儷義重。息亂情牽。不得已解繯綬而祈叩之。則曰。第手翰一狀。俟夜禱之。某畱墨篆同焚。當可脫免。仍誠曰。慎勿箋易鉛槧。他無所須矣。公敬受教。即自草詞祝。潔手書之。性褊。札寫數紙皆誤。不能爽約。則又再書。燭炮更深。疲於毫研。克意一幅。繕札稍嚴。而官位之中。竟箋一字。既逾時刻。遂併符以焚。聞呻吟頓減。闔室相慶。黎明李生候謁。公深德之。生曰。禍則可免。猶謂遲遲。誠公無得漏畧。何爲復注一字。公曰。無之。向寫數本。悉以塗改。不忍自欺。就焚之書。頗爲精謹。老夫未嘗忘也。生曰。譚何容易。祝詞在斯。因探懷以出示。則昨日所燼之文也。公驚愕慚赧。避席而拜。酬之厚幣。竟無所取。旬日告別。不知所從。病亦漸間。

路舍人友盧給事

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宏正。性相異。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淡。未嘗言朝市。夕拜魁梧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臥。有制詔則就宅草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尙。而填隲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寓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篝火於爐。酌杯於机。忽聞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金紫華煥。意氣軒昂。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月限向滿。家食相仍。日詣台庭。以圖外任。紫微貌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夙分。徒勞汝形。臘營一壺。能同幕席天地否。夕拜曰。詣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待去。早來。

藥糜宜潔。勻越中二飲器。我與給事公儷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浪矣。時人聞之。以爲路之高雅。盧之俊達。各盡其性。

李丞相特達

丞相隴西公之秉鈞衡也。以特達自負。魚服民間。時嘗旅遊覃懷。寓王氏別墅。忘其名王氏先世薄宦。子孫以力稼自贍。殺雞炊黍。以備日餉。沂相德之。及佐佑大化。王氏子齋逾限。官來謁。蹇驢村僕。不得與鳴珂武衛者較進。則隱於執金擣坎舍。伺板輿出。拜於道左。沂相久之。方省曰。故人也。遂芻餼之。逾旬以前。銜除大理寺評事。且賴吉鈿軸于天官氏。面授之前制獄寺。有新漉宦者。必寺寮舊委。微此則在朝五品以上。清資官爲識。蓋國家慎刑讞也。王氏子罷耕客長安。寺官既不友其僚。朝客又皆昧其面。往不克蒞。復謁相門。機務方繁。積於外。無官爲道。其姓氏者。既不果謁。候坎舍如前。步輦始過。則鼻趨以進。具道前事。相君問曰。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亦曰。無。襟袖何貯。則遽探軸以進。丞相昇中。嘗置毫硯。遂擁百騎批綾紙曰。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語廷評曰。寄謝棘寺諸曹長。此亦五品以上清資朝官也。時議許以特達稱。

楊江西及第

祭酒楊尙書敬之任江西觀察使。載江西應科時。成均長年。天性尤切。時已秋暮。忽夢新榜。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寓目及半。鍾陵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辨。旣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

高且有聲譽。時搜訪草澤。方急色目。雅在選中。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聽之。俟其到京。與之往來。以符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間休於逆旅舍。有秣馬伺僕如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偵所自。曰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吁。斯天啟也。安有既夢於彼。復遇于此哉。亟命相見。濮陽逡巡不得讓。執所業以進。始閱其人。眉宇清秀。次與之語。詞氣安詳。終閱其文。體理精奧。問其所抵。則曰。今將僦居。楊公曰。不然。盡驅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寅夕與之同處。楊公朝廷舊德。爲文有凌轢韓柳意。尤自得者。華山賦五千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況華之高曰。陸離之往來。周東西矣。蜂蠅之太尉常所誦念。是後大稱濮陽藝學于公卿間。人情翕然。謂升第必矣。試期有日。因食麪之寒者。一夕腹鼓而卒。楊公惋惜嗟駭。搜囊甚貧。鄉路且遠。力爲營辦。歸骨閩中。仍謂江西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及第甲乙。則江西中選。而同年無氏濮陽者。固不可諭。之夏。首將關送于天官氏。時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今則不然。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間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歲慈恩寺榜。因以望題。題畢。楊公閒步塔下。仰視之。則曰宏農楊載。濮陽吳當。恍然如夢中所覩。

崔相國請立太子

丞相太保崔公。莊嚴宏厚。清雅公忠。善誘後來。有佐時許國之志。時以藝學進者。一參講席。如登龍門。初詔以繡衣自洛朝覲。訪別承國寺僧神照。照亦近歲名僧。無出其右者。謂曰。弟子忝官西上。師有何言。贈別。僧笑曰。大哉臨別之問。公避席以請。則曰。惡事不爲。賢人也。善事不爲。聖人也。崇高之名。博施之利。天

下公器也。與衆共之。無或獨擅。無或多取。獨善多取。禍生其中矣。孔孟其猶病諸。言旣而別。崔公不諱。祥鸞威鳳。遊於青雲。爰立作相。時宣宗景化維新。求理方切。將擅相印。洽人望者十稔不易。崔公春秋鼎富。譽望雲高。朝野人情。謂可以繼汾陽王二十四考矣。一日備顧問于便殿。宰臣齊進。上曰。朕以時和歲豐。萬方無事。欲御樓肆赦。以蒼天休。可否。丞相令狐公奏曰。御樓所費至多。宣下須有名目。次則頻行赦宥。實啟侍門。今邊戍衣賜未充。臣不敢草草商議。俟至中書。召有司計度。續具申奏。上不悅曰。遣朕何處求御樓名目。太保奏曰。臣聞太子是天下之本。實繫萬國之心。七習是司。國朝盛典。陛下倘行大禮。則豈惟肆赦。兼可郊天。時上方餌金石藥。求長生之術。遂致躁渴不康。內外無人知者。疑忌方切。惡聆斯言。俛首久之。不復顧問。後旬日。罷知政事。時同列惡其太勁。有以飛語巧中者。所賴自居台席。人情攸歸。上亦素知其名。不能動搖。不爾則憂在意表。老僧贈別于斯驗焉。

裴丞相古器

丞相河東公。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宰字於曲阜者。耕人墾田。得古鐵器曰盎。腹容三斗。淺項痺足。規口矩耳。朴厚古醜。蠹蝕於土壤者。旣洗滌之。復磨礱之。隱隱有古篆九字。帶盎之腰。曲阜令不能辨。兖州有書生姓魯。善八體書。子男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惟某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乃輦致於河東公之門。公以爲麟經時物。得以爲古矣。寶之猶鍾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枝之分。深者觀之。以是京輦聲爲至寶。公後

以小宗伯掌文學柄。得士之後。生徒有以盍寶爲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生。器出于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贊。獨劉舍人蛻以爲非當時之物。乃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有說乎。紫微曰。某幼專邱明之書。齊侯小白諡曰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邱之會是第八盟。齊桓公魯莊公九年卽位十六年會於幽二會諸侯。葵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又按禮經。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旣葬然後反虞。旣虞然後卒哭。八年會洪九年會葵邱十五年會杜邱卒哭然後定諡。則葵邱之會。實在生前。不得以諡稱之。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恍然始悟。立命鑿碎。然後舉爵盡歡而罷。

杜舍人牧湖州

杜舍人再捷之後。時譽益清。物議人情。待以仙格。紫微恃才名。亦頗縱聲色。嘗自言有鑒裁之能。聞吳興郡有長眉纖腰有類神仙者。罷宛陵從事。專往觀焉。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晚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覽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將離去。使君敬請所欲。曰。願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使君甚悅。擇日大具戲舟。謳棹較捷之樂。以鮮華誇尙。得人縱觀。兩岸如堵。紫微則循泛肆目。竟迷所得。及暮將散。俄於曲岸見里婦攜幼女。年隣小稔。紫微曰。此奇色也。遽命接致。綵舟欲與之語。母幼惶懼。如不自安。紫微曰。今未必去。第存晚期耳。遂贈羅纈一篋爲質。婦人辭曰。他人無狀。恐爲所累。紫微曰。不然。余今西航。祈典此郡。汝待我十年不來而後嫁。遂筆於紙。盟而後別。紫微到京。常意書上。厥後十四載。出刺湖州之郡三日。卽命搜訪女。適人已三載。有子二人矣。紫微召母及嫁者。

詰之。其夫慮爲所掠。攜子而往。紫微謂曰。且納我賄。何食前言。母卽出畱翰以示之。復白曰。待十年不至而後嫁之。三載有子二人。紫微熟視舊札。俛首逾刻曰。其詞也直。因贈詩以導其志。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樹成陰子滿枝。翌日遍聞於好事者。

許道敏同年

貢士許道敏隨鄉薦之初。獲知於時相。是冬主文者將泄事於貢院。謁於相門。丞相大稱其文學精瑳。宜在公選。主文加簡揖額而去。許潛知其旨。則磨厲以須。屈指試期。大挂人口。俄有張希復員外結婚于丞相。奇章公之門。親迎之夕。辟道敏爲儕贊。道敏乘其喜氣。縱酒飛章。搖珮高談。極歡而罷。居無何。時相敷奏不稱旨。移秩他郡。人情恐駭。主文不敢第於甲乙。爾後晦昧坎壈。不復聞達。繼丁家故。垂二十載。至柘國小兵部知舉。年方擢於上科。時有同年張侍郎讀一舉成事。年才十九。乃道敏敗於垂成之冬。儕導外郎鵲橋之夕。牛夫人所出也。差之毫釐。何啻千里。

韋御史鑑怪

故山北從事韋某。殿中嘗話幼年尙在庠序。甫書雲節逮。夜自學舍捧書以歸。及堂寢。閱其無人。獨狹室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窺之。則鑑長數尺。久而復低。如是者三四。潞豸大恐。奔出於門。力見其家。悉於宇下營時奠之具。潞豸神色慘慄。且告之故。卽衆嘗之。以爲稚子妄語也。俄頃偕入。其主庖青衣就鑑獻事。仍貯嬰孩於懷抱間。嬰湧身須食。因悞墜於鑑中。沸油浪湧。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長幼奔救。或沃以水。餓則

益熾。蓋膏水相反也。乃雜擲罌缶菴之類。久之方滅。滅後視嬰已焦。燕矣。闔室驚怖。爲之罷節廢奠。青衣亦以心悸而終。

鄭相國題馬嵬詩

馬嵬佛寺。楊貴妃縊所。邇後才士文人。經過賦詠以導幽怨者。不可勝紀。莫不以翠翹香鈿。委於塵土。紅淒碧怨。令人傷悲。雖調苦詞清。而無逃此意。獨丞相滎陽公。改爲鳳翔從事。日題詩曰。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後人觀者。以爲眞輔相之句。公之篇什。可以糠粃顏謝。答撻曹劉。爲渭南縣尉日。嘗有題緜山王子晉廟詩。尤爲絕唱。其中警策之句曰。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楚妓紅絲瑟。秦郎白管簫。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句曲觴金洞。天台嘯石橋。霧垂鵲翅髮。冰凍虎章腰。議者以爲儻遇評於精鑒。當在李翰林杜工部之右。

秦中子得先人書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規利者。蓋先兢慎誠信。四方賓賈慕之如歸。歲獲美利。藏錕巨萬。一日逮夜。有投書於戶者。僕執以進。少年啓書。則蒲紙加蠟。味墨斜翰。爲其先考所遺者。且曰。汝之獲利。吾之冥助也。今將有禍。履校滅趾。故先覺耳。然吾已請於陰隲矣。汝及朔旦。宜齋躬潔服。夕於春明門外逆旅。仍備縑之隨齡者三十有五。藥帕張之。候夜分則往灞水橫梁。步及石岸。見有黃其衣者。乃置於前。禮祝而進。災當可免。或無所遇。卽挈縑以歸。善計家事。急爲竄計。禍不旋踵矣。少年捧書大恐。闔室素服而泣。專誌朔旦。則

捨棄他事。彈冠振衣。宵出青門之外。儼若不寐。恭候夜分。乃從一僕乘一馬馳往橫梁。怯于無覲。至則果覩一物。形質恢怪。蓬頭黃衣。交臂束膝。負柱而坐。俛首以寐。少年載驚載喜。捧素於前。祈祝設拜。無敢却顧。急驅而迴。返轅相慶。以爲幸免。獨有僕之司馭者。疑其不直。曾未逾旬。銅壺始漏。復有擲書者。廢卓立擒之。乃鄰宇集庠序導青襟者。啓其緘札。蒲蠟昧札如上。詞曰。汝災甚大。曩之壽帛。禍源未塞。宜更以縑三十五重置河梁。富室少年列狀始末。訴於縣官。詰問伏罪。遂寘枯木。時故桂府李常侍叢製錦萬年。訟牘數年前尙在。往往爲朝士取去。

參寥子云。巫蠱似是。其孰能辯。小則蒲紙。大則桐人。

齊將軍義犬

禁軍大校有瑛名而齊姓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於劇憲家。蓄良犬四。嘗政迴廣中。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罄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勅僕伺其所往。則圯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亦義者。奇歎久之。乃命篋牝而歸。以敗茵席溫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感激。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齊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彌加勤。又更律瑄。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輟。越月將襄事於邱隴。則畱四獒以禦奸盜。及懸窆之夕。斯犬獨舉足踣土成坳。俛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

參寥子曰。噫。被毳於蹄走。而能兩有忠孝。嗟夫。

眞陵開山

丞相夏侯公爲宣宗山陵使。有司妙選陵寢。雖山形外正而蘊石中頑。丞相銜命。以豐價募丁匠開鑿皇堂。彌月不就。京府兩邑隸納鍛具。聯車以載。輟迹相望。至則鑊醢以沃之。且煎且鑿。役百萬丁力。孜孜矻矻。竟日所攻。不及函丈。暨石工告畢。百步夷然。於柏寢之上。得折斂半股。其長如掌。銜於頑石間。匠者挾取以獻。夏侯公公以園陵甫及。聖情哀慕。寢而不奏。上古已前。寧無妝牖。桑海陵谷。其可謂誣。

鄭侍郎判司勳檢

吏部鄭侍郎薰。介潔方廉。以端勁自許。朝右畏憚。咸通初。有德音云。官階至朝散大夫者。許追榮先世及妻。以邑封至正議大夫者。用勳蔭子。至光祿大夫者。得袞服廟祭。設棨戟。一日。內侍省牒言。弓箭庫使正議大夫內謁者監某乙。請少恩例。用階蔭子。吏部牒司勳刺檢云。大歷中。魚朝恩曾有是事。鄭公怒。吏判其後云。正議大夫誠宜蔭子。內謁者監不合有男。有司具以此牒。自是無敢復請者。後以聚食百口。困於朝俸。白執政以外任爲請。時幸以公清望耆德。議假端揆。出刺華州。擬狀畱中。不出。論者或以爲嘗失律於宛陵。上意遲於再委分闡。而僕射李公亦嘗不利於鏡水。何三擁朱輪於蓮華峯下哉。蓋以三峯且無戎機。不倖藩府。止類關輔丞郎耳。今者恩命不行。實以剛簡爲倖臣所忌。

趙江陰政事

咸通初。有天水趙宏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僞之

事。悉能以情僞辯之。時有楚州淮陰農者。比莊頃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貨繙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八百繙。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繙之籍。明日齋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矣。且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於縣。縣爲追勘。無以證明。邑宰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辨。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踰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吾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焉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實法。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嘯而寇江者。按驗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姓形狀。俱以西鄰指言。請械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於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號呼與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辨証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宜有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辨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絀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爲諱東鄰所贖八百繙。導引訐鄉令其偶值。於是慚懼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異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採此以廣聖朝循吏傳。

單進士辨字

進士單長鳴者。隨計求試於春官。日袖狀訴吏云。某姓單。丹音爲筆引榜者。易爲單。善音單誠姓氏之僻。而援毫吏得以侮易之。實貽宗先之羞也。主司初不諭。久之方云。方口尖口。亦何異耶。長鳴厲聲曰。不然。梯航所通。聲化所暨。文學之柄。屬在明公。明公倘以尖方口得以互書。則台州吳兒乃呂州矣。兒也。主文者不能對。詞場目爲舉妖。

李僕射方正

三峯端揆李公。有居第在長安修行里。有密鄰。卽故日南陽相也。丞相早歲與之有舊。及登庸。權傾天下。相君選妓數輩。以宰府不可外館。棟宇無便事者。獨書閣東鄰。乃李公穴舍也。意欲吞之。垂涎久矣。且遲遲於發言。忽一日謹致一函。以爲必遂。及覩覆札。大失所望。又踰月。召李公之吏得言者。願以厚價購之。或曰。水竹別墅交實。李公復不許。又逾月。乃授公之子弟官。冀其稍動初意。竟無迴命。有王處士者。知書善棋。加之敏辨。李公寅夕與之同處。丞相密召以誠告之。託其諷諭。王生抃捧其旨。勇於展効。然以李公褊直。伺良便者良久之。聞公遭疾。生獨侍前。公謂曰。筋衰骨弱。風氣因得乘間而入。所謂空穴來風。枳枸來巢也。生對曰。然。向聆西院梟集樹杪。某心憂之。果致微恙。空院之來妖禽。猶枳枸來巢矣。且知齋器換繒。未如嚮之以贍醫藥。李公卜急。揣知其意。怒髮上植。厲聲曰。男子寒死餒死。鵬而死爾。其死命也。先人

唐 關 史 卷 上

之敵廬，不忍爲權貴優笑之地，揮手而別，自是王生及門，不復再接矣。